

光緒吉林通志

吉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志餘上

夫餘國地方二千里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  
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  
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合置於豕  
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  
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  
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淜水原注今高麗中  
有蓋斯水疑此  
水是也按魏略作施  
掩水梁書作掩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  
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後漢書八十五  
滿洲源流考

曰高麗出自夫餘夫餘出自索離索讀如橐故或書為橐橐形似囊故又轉為囊橐與橐音同故魏略及遼志復作橐與高麗實二國也夫餘在高麗北橐離又在夫餘北故東明南走而至夫餘朱蒙亦南走而至高麗其事彷彿相同或傳聞之有一誤也

高句驪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

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

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原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

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曰左部即順奴部

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

右部即消

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

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老古鄒大加

原注古鄒大加掌賓客之官如鴻臚

地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

爲縣

原注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部

使屬元菟其俗祠

鬼神社稷靈星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

大穴號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

同上

句驪一名貉耳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

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

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驩入塞斬之

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

貉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

其王號

同上

東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

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

落

同上

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元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志三

東沃沮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毋巨儉討句麗句麗王宮

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二千餘級宮奔北沃沮王願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同上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

長養以爲婦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

婿三國志沃沮傳注

挹婁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  
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  
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  
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楷長  
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  
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  
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  
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眾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



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  
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三國志  
三十

肅慎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  
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  
以言語爲約有馮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

畜豬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雜常

滿洲源流考曰山海經云肅慎之國有樹

名曰雜常中國有聖帝代立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此作雜常字形相近傳寫致異又或作頽常考字書雜頽二字相通與頽同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

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

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  
汗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  
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  
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  
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  
哀相尙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  
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  
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  
石其利入鐵將取必先祈神

音書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

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駕者善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烏遼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未

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  
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  
魚鼈乃解追騎不得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  
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  
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  
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  
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立閭達  
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北史九十四

勿吉國一日鞞鞞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  
常輕豆莫盧

按豆莫盧傳與後漢書三國志夫餘傳略同故不錄

等國諸國亦

患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徒

太山者華言太皇

魏書作太白

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

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不害人人

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隄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

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

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

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

頭插虎

虎原  
作武

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

隋開皇初遣使貢獻文帝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

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閒乃有

此物常作用兵意同上

靺鞨其國凡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恆爲鄰境之患俗皆編髮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豬富人至數百口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尸前設

祭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下

渤海靺鞨大祚榮者

按唐會要云王姓大氏名祚榮

本高麗別種也

高麗旣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旣死則天命右玉鈴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雄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厯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於突厥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睿宗先

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册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祚榮死元宗遣使弔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太和七年遣學生三人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

同上

渤海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



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  
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  
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  
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  
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  
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  
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  
有少太常司寶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  
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  
右猛賁熊衛黑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

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絲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縣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鰓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

新唐書一百十九下 滿洲源流考 曰九都當是九都樂游當是樂浪之

唐開元二十六年渤海遣使寫唐禮及三國志三十

六國春秋

册府元龜

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渤海首領

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歸以

鸞河爲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

玟府王詔令助攻契丹九年春宴大明殿召鸞河慰

撫久之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俟高秋戒候當與駿

馬數十匹令出郊遊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併

酒賜之

宋史源流考曰渤海無浮渝府當卽夫餘府音近而訛

太平興國六年賜渤海烏舍城清渝府

宋史作浮渝府渤海

玟府王詔曰聞爾國爰從前代本是大藩近年以來

頗爲契丹所制宜盡率部族來應王師朔漠之外悉

以相與渤海大國近來服役於契丹至是將發師大

舉故先告諭俾爲應也

宋會要

屬國軍有靺鞨部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徵兵或下

詔令專征助軍多寡各從其便

遼史兵衛志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罰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鬥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

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

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

松漠紀聞曰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

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翰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背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閭閻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先是州有權場女真以北珠人獲生金松實白附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

低其置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旣陷殺之無遺類

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朮火阿朮火者

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契丹國志十

契丹有國時四時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

原註國語巴納地名

也原作捺鉢今譯改

春巴納曰鴨子河濼在長春州東北四面

皆沙塢多榆柳遼主每至侍御各備打鵝錘一柄刺  
鵝錘一枚於樂之側相去五十七步排立有天鵝之  
處舉旗擊鼓鵝驚飛起五坊進海東青鵝遼主親放  
之鵝擒鵝墜勢力不加侍者舉錐刺取鵝腦以飼鵝  
得頭鵝薦宗廟羣臣各獻酒舉樂皆插鵝毛於首以  
爲樂弋獵網釣春盡而還

遼史營  
衛志

女真卽古肅慎國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  
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  
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韃  
韃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韃

鞞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鞞鞞三千人開  
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  
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  
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  
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俗  
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孰女真孰熟同以其  
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  
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  
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余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  
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松漠  
紀聞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孰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

胡來金史自此作烏魯

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闐辣

金史作撻懶

乃令文烈

歸宗

同上

金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受之生則命之曰烏古廝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魂至矣可名曰烏延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  
名曰烏達布又良久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  
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  
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  
曰烏肯徹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

之言

金史

女真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景祖傾貲厚價  
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  
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

同上

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嘗南望高阜一發

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

焉

同上

太祖晝寐於拉林水傍夢威泰之場圍火禾盡焚覺而深念之以爲憂

同上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眾叛閒入其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

酋爲阿盧里移賚

原注彼云第三個官人亦呼爲相公

旣起師纔有千

騎用其五百甲攻破甯江州遼眾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眾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

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兵器甲  
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番漢五十萬親征大將餘  
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  
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  
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皆不加刑至是據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

原注中京古白雲  
城松漠紀聞

甯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尋致亡國

同上

熙宗皇統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會甯舊內太狹役

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做汴京

大金國志

自拉林河國主所居東行約五百里皆平原草莽絕少民居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三五千

家

北盟會編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

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

也

松漠紀聞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

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  
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  
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原註謂羊酒  
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  
打饒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

留則聽

同上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  
戲女真主吳乞買按卽金  
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

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  
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

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同上

金初都上京府曰會甯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廡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還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略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禮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訟未決者多擱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廷之禁大率亦闕略迨亮弑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

於赴訴不若徒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卒從之

張棟  
圖經

金國初建其儀制從物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廷間  
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其醇如此  
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拏手繖子同上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

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肺原注音蒲  
膾肉也以餘肉和麩

菜搗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

熊今主方革之松漠  
紀聞

金都會宵四時皆獵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



日圍場

大金國志

女真人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

同上

按浮馬而渡吉林人近

猶能之然亦祇於淺狹處盛夏水漲瀾漫莫測理所必無也

謝子肅使金回云金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

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金姓名三兩字又

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金移文境上曰皇帝生

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

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老學庵筆記一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極使臣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

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西湖至林和

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老學庵筆

一記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閒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不爲所願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甯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置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聞有遇毒而斃

者

松漠  
紀聞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從其主婦人皆妒悍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誇故契丹女

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誣譏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天祚之亂共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

城後陷

同上

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其人贛朴勇鷲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旣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邊山下不敢

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鬪而敗復降疑卽黃頭室韋也  
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  
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直同上

按大金國志云女真其屬分六部契丹誘豪右數

千家處之遼陽之南使不得與中國往來謂之哈

斯罕

滿洲源流考曰哈斯罕舊作合蘇款又作曷蘇館今改正

極遠而野居者

謂之黃頭女真又契丹國志云黃頭女真皆山居

號哈斯罕源流考曰此合二部爲一蓋契丹志爲

葉隆禮所撰傳聞之誤未得其真也據此則忠宣

所紀似亦與葉同誤

甯古塔之東北海島一帶唐書所云少海之北三面阻海人依島嶼散居有魚鹽之利者人有數種鄂倫綽其一也在近海之多羅河強黔山游牧男女皆披髮跣足以養角鹿捕魚爲生所居以魚皮爲帳性懦

弱歲進貂皮

歲貢圖三  
皇清

奇楞性强悍以捕魚打牲爲業男女衣服皆鹿皮魚皮爲之無書契其土語謂之奇楞話歲進貂皮

同上

庫野男薙頂心以前之髮而蓄其後長至肩卽截去草笠布衣綴紅布卍字於肩背間亦有衣魚皮者性好鬪出必懷利刃婦女幼時卽以針刺脣用煙煤塗

之士語謂之庫野話歲進貂皮

同上

賈雅喀沿海島散處以漁獵爲生男女俱衣犬皮夏  
日則用魚皮爲之性悍好鬪出入常持兵刃歲進貂

皮

同上

恰喀拉男女俱於鼻傍穿環綴寸許銀銅人爲飾男  
以鹿皮爲冠布衣跣足婦女則披髮不笄而襟袵間  
多刺繡紋其屋廬舟船俱用樺皮俗不知網罟以叉  
魚射獵爲生性游惰無蓄積土語謂之恰喀拉話歲

進貂皮

同上

七姓性多醇樸地產苡麥雖知耕種而專以漁獵爲

生遇冬月冰堅則足踏木板溜冰而射其婦女亦善  
伏弩捕貂衣帽多以貂爲之土語謂之烏迪勒話歲

進貂皮

同上

赫哲性强悍信鬼怪男以樺皮爲帽冬則貂帽狐裘  
婦女帽加兜鍪衣服多用魚皮而緣以色布邊綴銅  
鈴亦與鎧甲相似以捕魚射獵爲生夏航大舟冬月  
冰堅則乘冰床用犬挽之其土語謂之赫哲話歲進

貂皮

同上

東邊部落貢

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



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甯古塔  
五百里歲一貢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崇德  
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  
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朝貢  
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柳邊  
紀略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薊州  
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  
貢馬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撫順馬市  
廣甯馬市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以布帛粟米雜

貨易之今柳邊內外絕不產馬惟

朝廷乃有馬羣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上

同

由甯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卽五國城  
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  
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  
居此三種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卽渥集也又名魚  
皮達子近混同江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螺  
灰鼠水獺鷹雕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  
船江行泊甯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並出部頒  
袍帽靴襪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

雅喀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喀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禪以魚皮爲衣柔輭可染富者以鵬翎蓋屋貂及元狐爲帳狐鼠爲被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賂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

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爵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甯

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卽新

滿洲也

聖武記一 吳棫臣甯古塔紀略曰

東山名甯陽塔塔極高峻在封江石壁插於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遼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最多松子採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在

聯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  
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為呼兒喀又六百里為  
黑斤又六百里為非牙哈總名烏稽又名魚皮因其  
女魚皮食魚肉為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  
死以片錦裹屍下棺以木架插於野置棺木架上俟  
將朽乃入土地不產五穀出魚皮及貂皮元狐黃鼠  
海螺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碧相傳松  
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於鐵  
土人用以彌刃名為昂威赫即肅慎氏所貢楛矢石  
弩是也水中產五色石水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  
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熱江行至甯古塔南閣外  
泊船進貂將軍設宴並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  
襪挺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束賜之每人名下擇貂  
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須進  
易之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及各色錦片妝緞所衣魚  
皮頭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並銅錢鸚鵡所產貂皮  
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第  
一富者多以鵬翅蓋屋貂皮為棖為裘元狐為棖狐  
貂為被褥非牙哈亦留髮男婦不善鑿耳垂大環鼻

穿小環所產貂皮略次以犴皮爲船容一人用兩頭  
菜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呼兒  
客則雉髮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  
鼠魚肉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愚而有  
信義有賒賈人絢綴勞服者賈人擇黑貂爲式約來  
年取債必如期償之有他故亦必託人寄至其不爽  
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  
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  
數年令從呼兒落遷至尙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  
令人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滿語謂新爲衣扯猶  
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衣扯曰義氣者漢音之說也  
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嘗謂有爵者曰今已自官  
須學官樣一體上衙門次曰有官者相約至有戴笠  
者有負又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  
卽以又袋墊地坐雖衣大紅蟒袍其又袋仍負於背  
不稍去以便買物也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  
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啣  
啣有聲近於都中見之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  
矣

吉林東北有和真斐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剪魚皮  
爲衣裙以捕魚爲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卽金時所謂  
海上女真也

仁廟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汚習至今其部落歲時至吉林納  
聘將軍卽買民女代乘以紅輿贈以厚奩其部落甚

尊奉之

肅序錄  
錄四

黑津名目不一琿春東南濱臨南海一帶者謂之恰  
喀爾三姓城東北三千餘里松花江下游齊集以上  
至烏蘇哩江東西兩岸者謂之赫哲齊集以下至東  
北海島者謂之費雅喀又東南謂之庫葉齊集地名

也恰喀爾隔年一次至烏蘇哩莽牛河三姓派員收  
納貢皮九十張頒給賞物齊集以上者俱赴三姓城  
交納齊集以下者俱在三姓城東北三千里德勒恩  
地方三姓派員收納此三項黑津每年共納貂皮二  
千六百餘張所有賞賚蟒袍妝緞綢緞布疋諸物例  
由三姓每年派員赴

盛京領來分賞又烏蘇哩江口松花江下游黑津私下  
貿易常於冰凍後以數狗駕車而來捷如奔馬性嗜  
酒貪小利奸商能懂黑津話者交易換貨其利倍徙  
每以粹椒水攪燒酒換去盛瓶攜於狗車或瓶破而

酒凍不凝喜出望外猶感奸商之情其蚩蚩之性如

此吉林外紀八

黑津捕打爲食夏衣魚皮冬衣犬鹿皮未嘗食粟山  
內產蕞不知創採有偷挖人獲者稱爲黑人十百爲  
羣馱負糧布竄入其中呼朋引類約有千餘人搭蓋  
窩棚招集黑津丁勇與之衣食令其認採獲枝安享  
漁利據其家室姦盜邪淫無惡不作嘉慶年將軍賽  
沖阿奏派副都統松綵色爾滾帶領官兵一由甯古  
塔磨刀石長嶺子一由三姓烏蘇哩江尼滿口分路  
入山搜查焚毀窩棚拔棄窖糧將偷挖人獲之黑人



窮搜盡逐趕至距甯古塔二千五百八十五里蘇城一帶出山時適逢大雪至八九尺黑人無處躲避雪埋過半凍死多人姦邪之報其應如響

同上

自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亦呼短毛子約五六千人其男皆剃髮女未字則作雙髻已字則爲雙辨鼻端貫金環語言多與

國語同衣服亦悉如制度惟喜紫色袖口束以花帶寬二三寸足著魚獸皮烏喇自膝至踝或剪色布或剪魚皮爲花下連烏喇爲靴男人亦多戴耳環無文字

削木裂革以記事不知歲時朔望問年則數食達巴  
哈魚次數以對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爲生計捕  
魚以網以釣舟曰幾喇皆用婦女搬槳捕貂下箭如  
弩貂動其繩射之百不失一射鼠鹿狐貉水獺皆然  
以數犬駕木架如舟形長一丈一二尺寬一尺餘高  
如之曰狗扒里雪甚則拖踏板於足下寬一二尺長  
四五尺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令毛尖向後以釘固  
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冬夏所止之處

取樹皮或草爲小屋有安口

原註樺皮爲之捕魚住

搓羅

原註草蓋

圓棚捕魚住

倣苟

原註冬行晚宿所住或布或樹皮爲之

胡莫納

原註樺皮小圓棚夏

捕魚

住麻依嘎

原註不剃髮黑斤捕小魚棚

阿吉壤莽

原註行船時晚宿岸上布

棚刀倫

原註同上

諸名皆居草房在江沿有煖炕門置瞭

魚木架得魚則劃爲四片晾之不識金銀錢穀之利  
富者蓄蟒緞羔皮以自侈閒有藏先代所遺甲冑及  
昔年充鄉長姓長官給頂戴文憑者喜飲酒醉則出  
其所有誇耀於家人鄰里前子弟遠行或自外歸皆  
右執壺左捧杯請父母兄嫂坐依次跪進一巡再酌  
則父母兄嫂僅各一沾脣令子弟自飲以咀親子弟  
兩頰爲歡親戚往來以抱見爲禮見官商則皆跪拜  
好淡巴菰無醫藥惟事跳神祈禳刻木奉先置樞頭

歲久則送入林中更刻木肖鷄鴨狗貓形又爲人騎馬形盛以木匣藏於家名曰額奇赫亦曰搜溫冬入山捕貂則出懸林木上殺豬奠酒而跪祝之又以銀或鉛爲二小人長寸餘挂胸前專稱額奇赫有事設座設奠祈福佑甚驗又刻木爲熊虎形置林中家有病或喜事則抱置樞上陳飲食禱訖送原處又刻木爲人形曰喀勒喀馬夏得青黃魚則焚僧克勒香陳飲食而敬之專稱搜溫親喪則子剪髮尖夫喪則妻纏白巾衣藍縷聘娶男攜酒壺入女家先飲後議銀數上者以綢緞羔皮代次者以布女與父母俱允卽

同宿一夕再約期送女不親迎生子無論冬夏皆用冷水沐浴忌出痘一人偶發合屯皆徙避或送出痘之人於林木中爲小屋居之愈然後歸其一姓一鄉各有長有不法不平事則報姓長鄉長集干證公議處置其法殺人者死餘則視罪之大小定布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納威勒至十頭爲止約至銀數兩至百兩以內公議云然兩造心服姓長鄉長始以杖叩地遂成鐵案否則再議有至數日數月不能決者婦女用布一幅曰勒勒自喉下至膝下寬以蓋兩乳爲度腰以上剪色布或魚皮爲花貼之腰

以下用銅片圓徑一寸及二寸許者共二十餘枚各繫雲紋孔呼曰空盆以次垂布上富者用繩串珠貧者貫銅叩繫勒勒於頸後走則丁冬有聲以好潔爲貞考通志有額登克喇當統此輩而言特今不披髮耳向至三姓進貂自入俄界後俄人俾喇嘛惑以天主之說累令改裝賴華商維持其間不從近有二三人通俄語俄服充通事以誘羣輩者

曹廷杰中俄圖說

自阿吉大山順松花江東北行又西北行共約八百餘里至黑勒爾地方以上沿江兩岸居者通呼長毛子約二三千人風俗習尙與雍髮黑斤同惟語言各

異男不剃髮垂辮染濟勒彌俗以弄熊爲樂遂分兩  
類通志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龍  
江兩岸者爲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  
里混同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  
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冰上  
駕以犬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言與窩集異無文字筆  
墨裂革以記事如古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甯古  
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餘里今以里到  
按之猶合特昔稱額登喀喇今區薙髮黑斤與此不  
薙髮黑斤爲兩地耳向至三姓貢貂後至賞烏綾木

城處穿官今入俄界情形與薙髮黑斤同

同上

自黑勒爾以下西北行又東行南折至海口共約六  
百餘里松花江兩岸舊爲費雅喀人所居今則合俄  
倫春奇勒爾一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勒密凡四  
五千其男不剃髮女未嫁則束髮垂背如椎出嫁則  
合雙辮橫束腦後語言又與不剃髮黑斤異俄倫春  
奇勒爾二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密又能各爲本  
部語言與濟勒彌異亦無文字醫藥不知歲時朔望  
生計習尙半與黑斤同常夏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  
河汶冬乘扒里至索倫河以南俄倫春奇勒爾諸地



貿易每家蓄犬數十頭以備使用擇其力衰性劣者  
食肉以衣其皮夏月亦不去身喜弄熊呼曰馬發多

以重價購養聚鄰里親朋射殺為懽雖百里外亦多

至者原註其俗造室落成或遷居則射狗熊封江時  
出門捕牲或貿易合屯公為大祭則射馬熊用

木雕槽如舟長六七寸寬三四寸曰俄通客圓如鉢  
者曰格當淺如碗者曰木椀蘇先食熊頭於野以敬

長老餘則皆聚食於家出胸佩木人家藏木像奠之  
婦女惟食熊牌身不淨者遠之食畢仍藏木椀於林

中或岩下家儲恐有不祥  
近來食麻勒特魚亦然親喪則削木擬像但具口

眼衣以熊皮置柩頭飲食必以少許供口內亦備衾

褥以安寢夫喪妻亦如是增繫一犬於木像旁待積

數棺安葬方終喪遂從西勒彌俗又刻木為二小人

長二寸許挂於身有事祈禱多驗又有木刻熊蛇猩猩等像無搜溫喀勒喀馬諸名跳神父媽能於密室令人見星月又以皮条長數丈許置壁隙使幼壯數十室中執之皮条由壁隙自行出外幼壯不能挽戶外亦闕其無人喜於酒婚嫁亦如黑斤性不好潔面垢不知洗衣垢不知澣門前皆有晾魚木架夏月過之魚腥犬矢氣味極惡

國初與庫葉島各族至阿吉上三百餘里莫爾氣對岸賞烏綾木城處受衣物服飾之賞名曰穿官後亦貢貂又此輩自述二十年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

原註黑斤濟勒彌人卽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  
等呼日本爲西山國  
其國其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水獺白貂諸皮  
彼此授受俱跪攜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  
至三姓城自羅刹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  
弄熊則阻又欲我等截髮易服實不願女人畏忌更  
甚惟望

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刹盡驅回國方幸據此則費雅  
喀地會隸日本證以蘇城溝古城雙城子殘碑覺日  
本夙稱北征五十餘國亦非無因且康熙初羅刹與  
費雅喀人戰

朝廷屢遣兵征之至今傳聞不失其實猶見

祖宗之流澤長矣其人皆敬畏華裔云

同上

烏蘇里江兩岸約有黑斤四五千人語言衣服生計  
習尚半與伯利下剃髮黑斤同近與華人久處遂變  
華俗謹守溝規一聽華人之命惡俄人甚嚴但不知  
耕種惟喜捕牲捕鹿其性又有殊耳

同上  
以上地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4

吉林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志餘下

高廟初滿洲軍尙寡時董鄂溫順公何和哩爲琿春部長兵馬精壯雄長一方

上欲藉其軍力延置

與京款以資禮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馬五萬餘歸降薩爾汗之役卒敗明師者皆公力也其前妻聞其尙主怒掃境出與戰

高廟面諭之然後罷兵降今襲世爵者皆公主所出其前妻所生不許列名國語呼爲額赫媽媽譏其鮮德讓風

也  
嘯亭雜錄五

直義公費英東瓜爾佳氏爲蘇完部長

國初首先歸順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

興京路遇大風靈某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簇烈然有數  
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徑如甕某方惴慄聞  
巨蟒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  
宿降生今歸本垣汝歸奏

聰睿貝勒勿以吾爲念也語畢蜿蜒而去風息侍衛歸公薨

已二日矣  
同上

舒穆祿武勳王揚古利以開國功封王尙主爲異姓

功臣冠晚年從

文廟征朝鮮大捷後巡視山谷大霧中伏弩而殞按北齊書  
韓賢破木蘭後檢閱甲仗有餘賊藏屍邊待賢近舉  
刀斫之中脛而卒與王事類同上  
文襄公圖海馬佳氏輔翊

世祖

聖祖功業卓然初爲中書舍人負竇從

世祖於南苑

上心識之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康熙初奏茅  
蘆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



聖祖召公授以將印時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選八  
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異日聚德勝門是  
日黎明公至教場檢閱甫畢疾趨以行不許夜宿每  
至州縣村堡令家奴掠之獲金寶無算不數日抵察  
哈爾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今察哈  
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終  
身富貴在此行也眾踴躍夜圍其穹廬察哈爾部長  
布魯額不及備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

陛見時

仁廟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謝罪曰臣

實無狀然以輿僨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何以得其死力然

上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

上之明也

聖祖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爲也

同上

英誠公愛星阿揚武勳王孫也偕吳三桂入緬擒獲明桂王由榔有功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額圖相國以椒房擅寵太傅明珠時爲侍郎因結索公見知於聖祖愛公謂索曰吾視明公材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志有所畏悞蓋忌公也他日齟齬公者必明索不悟後

明珠援引高江村徐健菴輩爲黨索爲所擠落職抑

鬱以終如愛公所料

嘯亭雜錄五

索額圖明珠並相權勢相伴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爲郭制府琇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鏤盤盃眞贋見之立辨無敢欺者明好書畫凡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有鄴架之比云

同上

索相性貪下屬多以賄進然有謀略三逆叛時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

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索曰然則取吾頭客  
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  
公批示軍機咸如親見料理軍書竟夕不寐眞良相  
也某雖愚豈敢刺良相因反接請死索笑揮之去次  
日投索邸中爲奴執役甚恭索驅使無不如意後索  
下獄潛入獄饋飲食及索伏法客料理喪歛事畢痛  
哭而去不知所終

同上

康熙中滿洲科臣圖爾泰葉赫巨族也與明珠同族  
不善其所爲嘗劾奏滿臣權重漢六部九卿奉行文  
書而已滿人嚮咳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權

臣謫黑龍江素尙理學於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

朝夕禮拜人笑之不顧也亦可覘其行矣

同上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鴛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

官人戴巾衣氍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

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曰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

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

池北偶談

七按將軍安珠瑚也別見王燕緒所作安將軍行狀狀云後明史館行文問史可法事蹟公一一答之

公出視田地與佐領薩布蘇偕偶見水中一鷺命薩射之而中一鮎公熟視曰汝若中鷺當居文職極品今觀此魚之象汝必立功絕域官武職一品後薩果爲黑龍江將軍統兵征鄂羅斯竟如公言又嘗至窩古塔東岡曰此處用犁耕之必生好草可以牧馬從行者未之信也公命耕之未幾果生好草其多識如此新開門奉天西邊門也邊軍欲於高埠處駐扎公曰此地三十年後必成水渠使遷他所時康熙十九年也至五十二年果忽大水成渠于總王振武歎曰昔日安將軍所云吾等皆不謂然今果如其言將軍

眞神人也

王燕緒撰安  
珠瑚行狀

大學士謚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  
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  
其厚德如此子諾敏今爲刑部尙書人以爲陰德之

報池北偶  
談九

蔣大鏞字和叔無錫氏道光甲辰進士官奉天府治  
中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軍等私以庫金寄  
市權子母事頗覺大臣馳至卽閱庫君請勿發封驗  
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封焉知不受  
給耶君曰某固知受給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窮治

之則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貨期三日  
金數十萬可盡歸也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  
以是服君智略奏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  
君甚頒行集金數萬爲餽贐君峻卻之曰吾爲國家

保鉅帑也敢有私哉

薛福成庸庵文編三

田雲漢字朗照以醫名吉林其先籍山東濟南府之  
齊東遷吉林數世矣父業儒而精鍼灸雲漢傳其術  
益求之古今言醫者殫精十載其學大成某將軍患  
失血喉痺醫者進以苦寒涼解之品瀕危矣延之往  
日陰虛於下陽格於上此陽症而假者也用桂附薑



甘等味下咽卽效數日痊理事同知某患傷寒肢如  
冰喘促肩搖脈伏欲絕醫以陰症治雜用桂附薑參  
不效延之往曰此陽極似陰內陽阻閉而外現陰形  
飲以大承氣湯然後投他劑尋愈又某幕客患大汗  
不止煩燥口渴面赤氣短危在斯須醫者以益元生  
脈之品進患如故延之往曰脈洪大而無力此亡陽  
也用峻劑薑附回其陽陽回當顧陰否則陽且脫因  
繼以補陰留陽之劑遂瘥其精於辨症多類此一士  
人患頭脹浮大形乃如斗延數月醫不能治昇以求  
診曰頭爲諸陽之首而肝會在顛肝氣乘風勢上繞

虛空雖患必不痛對曰然然則無以爲診也鍼之三  
立消由是稱良醫者莫不曰田先生而貧無力者或  
就診或延以往立方子藥並其直不取卒年八十有  
七子姓多世其業云

卜鳳翔伊通州人年今六十有奇兄弟六人子若猶  
子二十一人諸孫二十人羣從子孫又數十人自其  
始遷祖進良逮鳳翔七世自鳳翔逮其孫行凡九世  
矣同居無閒言

王七長春人瞽者也宗人十餘戶田百畝內外不等  
七田四百畝有奇因約宗人并爲公田通力合作十

餘戶凡百餘口皆同饑羸則儲備歉歲充絀無所見  
而出入熙熙鄰村多樂而法之

張人和長春逆旅主人或舍焉遺楮錢二百餘吊遣  
追其人既還徵其數而合悉歸之雖薄勞追者亦不  
令受

傅清隆吉林六道荒人年百二歲何醫者失其名長  
春四馬架人年百八歲此謂壽民者也旌典所予而  
五世同堂者亦予旌因類志之色佈欽阿勒楚喀人  
隸滿洲鑲黃旗年八十歲見元孫焉

賜匾及銀幣張清瓚吉林由義社人年八十二歲亦五世

同堂

李氏吉林誠信社田永起之妻吳氏吉林永智社降  
震之妻並年百歲張氏伊通州尙禮社孫芳之妻年  
百一歲劉氏長春于鏡祥祖母年百七歲鏡祥子患  
痘傳染而沒馬氏吉林南天門屯姜某之妻年百二  
歲五世同堂孫氏長春恆裕鄉王鐸之妻年九十歲  
張氏長春撫安鄉田振之妻年八十七歲並五世同  
堂

吉林城內雍正年間有壽婦石熊氏年九十餘家道  
殷實好善樂施無子嗣將住宅改爲功德院遇冬貧

民老幼癯疾無衣食者往功德院依歸晚間熱炕日  
飼粥飯至四月初一日爲止石熊氏壽至百齡生前  
將家有良田盡施於功德院招德行僧經管永遠奉  
行道石熊氏身後僧與貧民咸感其德卽於功德院  
殿之西隅另建一間塑像奉事香火相沿至今遇冬  
貧民赴同知署挂號送功德院收養又相傳乾隆五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城內火災甚熾逼近功德院人  
力不能撲救該僧與鄰人徬徨失措忽院內有一老  
嫗白髮蕭蕭曳杖迎火而前顧謂救火人曰功德濟  
人天所佑也言訖遂不見頃刻間反風火滅功德院

無恙噫一婦人之善念周濟貧民感動人天雖無子

嗣香火不絕宜乎有靈死且不朽

吉林外紀八  
以上人

金初國俗有被殺者其親族繫刃杖端與眾至其家  
使巫歌而祝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

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

翼者其聲哀切悽惋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取

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

金史

自黃龍府東行二百十里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

湄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於下金國太

師李靖所居靖累使宋朝此排中頓飲食精細時當

仲夏藉樹蔭俯長江檠礪少頃殊忘鞍馬之勞

奉使行程

錄

近咸州一里有幕室數間供帳略備州守出迎就坐  
有腰鼓蘆管琵琶方響箏篋笙篴大鼓拍板舞者  
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周旋曲折酒五行歸  
館次日中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豬鹿兔  
雁饅首炊餅白熟之類鋪滿几案最重油煮麪食以  
蜜塗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設以極肥豬肉或脂鬪  
切大片一小盤子虛裝架起間插青葱名曰肉盤子  
非大宴不設人各攜以歸舍

同上

舍音爲會甯牧海陵獵於哈勒琿水舍音編立圍場

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

金史

大定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召見百二十歲老人賜

帛

大金國志

混同江之北地不生穀麥所種止稗子金主聚諸將共食則於炕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子飯一椀加匕其上列以薺韭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椽盛豬羊雞鹿兔狼獾麋狐狸牛馬鵝雁魚鴨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以芥蒜汁清沃陸續供列各取佩刀嚙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杯而飲謂之御宴者亦



如此既還乃令諸郎君家各致酒餼請南使赴飯十  
餘日始造國書適經元日隔夕令人具車仗召南使  
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金主於炕上設金裝交椅而  
坐羣臣以名馬弓矢劍槊爲獻且曰臣下有邪詔奸  
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之各  
跪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於國主飲  
畢國主親酌二杯酬南使且云我家自上世相傳止  
有如此風俗不會奢淫更不別修宮殿勞費百姓也  
當時已破上京取到樂工列於屋外奏曲薦觴金主  
不以爲意殊如不聞又擴隨金主打圍自拉林河東

行每旦金主於積雪中以一虎皮背風而坐諸將各取所佩箭一枝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所部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及一二十里俟放圍盡金主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以行兩翼旗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因圍得迎射外赴內者須主將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卽兩梢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取火炙啗騎散之宿處金主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

陣大概出此

北盟彙編四引茆齊自敘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  
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  
帙刊在榷場中博易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貴耳

集  
下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  
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  
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願茲寡昧  
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  
之義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  
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

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竄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  
及對以手劍斃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  
姦也其年竄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岳珂  
程史

二十

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枒突兀皆數千年  
之物緜緜延延橫亘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空穿過  
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  
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  
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贈神中多峻嶺巉巖  
石徑高低難行其上烏聲啾啞不絕鼯鼯狸鼠之類

旋繞左右略不畏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  
颼颼不可名狀嶺下臨澗澗水淙淙然音韻極幽闐

甯古塔  
紀略

船廠設於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  
此所以征阿羅斯也而萬季野以爲卽明永樂間船  
廠余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烏喇尙無造船  
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鋪鐵釘又井水或鐵臭

柳邊  
紀略

冷山宋忠宣公皓所居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  
約數十里積素凝寒高出眾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川

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廬從東巡日錄曷末述邏

原註  
卽俄

莫賀素  
落站

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

同上

甯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甯古者漢言六塔者漢

言箇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名其地

同上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

石者曰拉亦作礮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

樹木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者曰窩稽

亦曰阿幾

盛京志作窩集

寶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

綽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口甸子亦作佃子如  
寬佃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嬾山之銳者

曰哈達如山陰哈達之類

同上

虎爾哈河卽鏡泊下流金胡里改江也闊二十丈其  
水色白味甘飲之益人精力或曰漫水也

同上

甯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在萬山中廣二十  
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  
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蹏蹙蹙然若行鼓上  
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者莫不凍魚鱉焉

同上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曰色

窩稽那木窩稽四十里迳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  
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  
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冰  
雪凝結不受馬蹏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  
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蠱白蚊之類攢嚼人  
馬馬畏之不前乃焚青草聚煙以驅之夜擦木石燎  
火自衛山魃野鬼嘯呼墮人心膽餒則咽乾糧糧盡  
又或射禽獸燒而食之

同上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  
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



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之文字書於紙者亦呼爲

牌子檔子矣

同上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蓋一日所種之謂也

約當浙江田二畝零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

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殺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

麥曰大麥曰粟

原註小水也

曰秫

原註黏穀也用以造酒

曰黍

原註大黃

米也作錫亦可爲酒

曰稷

原註糜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食

曰高粱

原作蜀黍也

曰蕎

麥曰橫麥

原註鈴鐘麥也

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

佳者晌價十兩稗子穀石五兩小麥石三兩大麥石

二兩五錢粟秫麥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橫麥石一

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己巳庚午

問糧價也

同上

陳敬尹爲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寓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麕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余始余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余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衣食蠶足則皆服紬緞矣同上己巳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象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尙

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將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  
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  
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者久之至是乃恍  
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同上

邊外驛站相去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  
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行稍  
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

土人謂之打野營露

宿必傍山依林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  
自衛或聚石爲籬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  
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

同上

每站設筆帖式一

原註俗呼幫識

撥什庫一

原註俗呼干總

莊頭一

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同上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

主者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卧西北  
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  
或以鍼線荷包贈則又煮乳豬鵝雞以進蓋是時俗  
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  
計蹤跡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  
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於是  
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  
則猶助瓜菜尙非中土所能及

同上

甯古塔薪不須買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十  
里外必三四鼓募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

原註俗以伐木爲第一等勞苦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

若出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

原註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剖十餘斧卽斷

他時

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僱

倩人問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所燒皆溼木然

入炕則蒸夏秋則不乾不蒸矣

同上

童子相戲多別牒磨麋鹿前骸前骨以錫灌其竅名  
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

暇雖壯者亦爲之

同上 按鹿蹏腕骨滿洲語曰羅丹

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甯府互市以八月然

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市會甯者多以革皮襖  
布疋往易牛馬紙布鹽而書特貴康熙初姚琢之  
以明季遺聞易牛一頭同上

宗室人獲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獲照例每斤  
納稅六錢同上

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每歲三四月間往九十月  
間歸其死於飢寒者不知凡幾走山創獲者率五人  
爲伍中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  
弧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  
相上山頭坐而指揮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

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  
一四尺長木鐮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  
路乃分走叢木中尋葎子及葉得則跪而刨之山頭  
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  
暮歸窩棚各出所得反山頭乃洗剔而煮貫以縷懸  
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同  
北海唐祭於格州宋祭於孟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  
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瑛言改祭於

混同江

同上

吉林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卽謂之城



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謫居甯古塔歸作紀略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秣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蹠人田則償其直雖章京不免此

國初醜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

武記一

聖

吉林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早入漸遲此晝之所以長於京師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遲入漸早此晝之所以短於京師也至一

歲節氣視黑龍江時刻漸早視奉天時刻漸遲如道光元年新正二日立春吉林巳正初刻十四分黑龍江巳正一刻一分奉天巳正初刻一分觀此可以驗

天時矣

吉林外紀入

吉林通省瑋春獨暖地近海隅日出早見得陽氣之先也伯都訥半屬沙漠四時多風春風尤甚或竟日不息軍民不燃竈火鑪爨爲食三姓最北至寒其餘各城風景相同瑋春之暖亦不似內地酷熱當風交扇猶然雨汗淋漓也不過稍暖於諸城而已

同上

松花江每歲十月堅冰可行重車然雖極寒向陽處

終有冰孔立春後冰孔乃全實故創獲人於正月內  
方沿冰用輿犁送米入山至清明節前後冰泮但二  
月清明則冰解反在節前三月清明則冰解反在後  
歷驗不爽其理殊不可解

同上

東三省向例五年

遣使按臨各城查閱錢糧倉庫點驗軍裝器械馬匹總在冬  
季往返跋涉不勝其累不但驛站疲於奔命而各城  
供給竟至一二年不能彌縫其闕嘉慶二十三年將  
軍富俊條奏以各城既有虧空計巡閱之年早爲借  
備齊全盤查誠爲故套勞兵傷財於公事無益請停

止責成三省將軍隨時稽查不拘年限出其不意

欽派盤查庶得實濟奉

旨嗣後該三省屆期巡查之例俱著停止奏派

吉林外紀八

吉林省副都統年班進京例應二員如遇將軍年班副都統亦去一員道光六年將軍富俊條奏長途往返耽延時日署缺之員未免存五日京兆之見於公事無益奉

諭褒嘉准自本年爲始應值將軍年班副都統卽無庸進京如值副都統年班亦祇須輪替一員進京無庸二員

年班以重職守

同上

查閱高麗例由京禮部派通官二員行文吉林甯古塔每年輪派佐領防禦筆帖式各一員吉林甯古塔每旗派領催各一名甲兵各二名官莊派領催一名壯丁十五名每年臘月初旬帶同通官赴額穆赫索囉會齊前往到高麗地方會甯城其城在東山坡主鎮官郊迎至鼇山公館設宴款待極爲恭敬例應進牛一百三十四頭分給吉林甯古塔協領十員各一頭吉林官莊二十三頭甯古塔官莊二十頭吉林八旗每旗各三頭奉差之佐領四頭防禦三頭筆帖式二頭通官二頭每牛一頭應賞布七匹均於得牛名

下出給又三年一次赴清元地方會同琿春官員查閱貿易例應開市五日通商貿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向來駕兒馬一匹易牛二頭走馬一匹易牛二三至四五頭不等其利倍焉偶遇天災倒斃亦多折本又高麗清心丸極爲靈驗近亦有通官自京帶來充售者也

同上

五國城古稱五國頭城以地據五國總路之首得名後世沿訛但云五國城五國者遼史營衛志謂剖阿里國

按滿洲源流考曰

今譯改博和里

益奴里國

源流考譯改博諾

奧里米

源流考譯

改鄂羅木

越里篤國

源流考譯改伊塔圖

越里吉國

源流考譯改伊

勒設節度使領之屬黃龍府遺址今在何所無可考  
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築伯都訥城掘得宋徽宗所  
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迹如新又獲古瓷  
數十件並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尙可得其崖略  
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五國城

卽此地

肅亭雜  
錄四

紅土巖地方在興凱湖西沿適中之地正南循鐵線  
道二百二十九里弱爲雙城子正北偏西二百里爲  
蜂蜜山由山西北行四百餘里抵甯古塔由山正東  
偏南行二百餘里至龍廟子其處爲興凱湖出口水

流一線曲折萬千輪船入湖道必經此有華人七八家對岸卽爲俄界紅土巖天氣和藹萬物發生比三姓每早半月循湖一帶曠野無垠皆有田壠舊迹湖周八百里與洞庭埒而冬夏不涸汪洋如舊蓋來源之遠大不及洞庭出口細小則比洞庭尤有含蓄也聞土人言前二十餘年有甯古塔獵戶孫某至紅土巖南見湖面浮出一人狀貌異常執戟四顧蒼黃入水旋有几筵設饌羅列波心二人出坐對飲獵者以爲妖燃鎗轟之頃刻不見忽大雷電以風湖邊斃一大魚是時獵者亦昏暈不知人間事甦以告人數日



死此事雖不經而亦足廣異聞云

曹廷杰中俄圖說以上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名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國語五

唐武宗會昌元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

鼎置之內室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颺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颯颺

卽令撤去

杜陽雜編

虜廷雜記所載晉出帝旣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

遂成眞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

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春渚紀聞九

宋崇道熙甯之間競尙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權場相貿易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梧桐子皆出遼東海汶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珠必大熟乃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堅冰厚已盈尺鑿冰沒水而捕之又有天鷲能食蚌則珠藏其嗉焉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鷲人旣以鶻而得天鷲則於其嗉得珠焉

北盟彙編二

遼人達魯古人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馮道使

契丹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蓋遼主嘗以此魚享道也金時亦承遼制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卽南方鱖魚又牛頭魚頭如牛生東海中疑卽遼金所釣馮道所

賦詩者

程大昌演繁露

遼統和九年八月壬午東京進三足烏大安四年正月五色雲出東方大如二千石圀司天孔致和謂人

曰其下當生異人後爲金太祖受命之祥

同上

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

周麟之海陵集源

流考曰此卽鱖也宋人呼爲牛魚耳

紹興辛巳余爲祕書省正字正月迎駕同館王十朋  
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爲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爲大  
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  
糟其首歸獻於朝故有此號金俗甚貴此魚一尾之

值與牛同

二老堂  
雜誌四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  
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  
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  
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  
以爲不祥乃止

松漠  
紀聞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禡皮藏弄婦人以  
羊羔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  
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同上

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

華言乃五國數也

其地極寒海亦皆

冰自八月卽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  
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  
悉諳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

人

癸辛雜識續集上

產珠之所曰碩達勒達至元十一年命於松阿哩江

愛呼江採珠

元史

余曾於六月中遘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  
頃刻卽連又斷四五復接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斷  
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  
云此卽續絃膏弓絃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  
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

之齋古塔  
紀畧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  
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  
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時石崖下芍  
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魚鮮肥而

多有形似縮項鰻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又有一種生江邊淺水處亂石下者上半狀似螺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祭

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鱒鯉魚他如青魚鯉魚鰻魚鯽魚其最

多者也

同上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岡卽甯古塔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東門外三里有村名覺羅卽我

朝發祥地自東而北而西循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余家采爲玫



瑰饴土人異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梨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製爲糕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山查大而紅亦爲饴人葠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深山草藜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醫家俱以白色者

爲貴名爲京蓀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蓀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曝日中曝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非地之不同由力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蓀之水復以蓀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蓀味同人蓀子煎湯雜產者服之卽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骸磨姑木耳真經菜極多而肥

同上

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富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天青色白色非奉

旨不許人取有兒童浴於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  
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  
而去風雨頓止

同上

江之南有索兒河溪曠什哈必兒汗此處水極深上  
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亭午亦不甚明爽  
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一  
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  
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如  
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  
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巖昏黑無光矣

同上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以江爲界甯  
古塔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  
禁往來每於十月奉

命到彼買鹽並貨物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各種稻米至  
甯古塔每升須銀二三錢惟熟客用之甯古塔西南  
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設官府其地出

海參爲第一等

同上

領票交獲領票曰攬頭挖獲曰刨夫市稱爲烏金行  
所住曰票房子領票赴山謂把兒頭每票一張發給  
腰牌四箇卡倫驗明放行帶領十餘人爲一棚從前

放票千有餘張漸因出後較少採取愈難歷任將軍  
以次奏減至數百張放票有定額放不足數官有處  
分票有出山票規燒鍋票卧票之分每領出山票一  
張例給接濟銀二百兩秋後交後二兩併原領接濟  
銀一併交官不准塌欠燒鍋票每張亦交後二兩出  
於燒鍋商人每票一張交京錢五百吊包給攬頭創  
夫代爲交後又有未經放出之票謂之卧票用餘後  
銀兩分派攬頭買補卧票額後交官每年十月間將  
軍副都統督率局員挑揀四等後五等後裝箱派後  
局協佐領進貢謂之頭幫後挑贖餘後准攬頭創夫

挂號變賣有蘇州山西棧商來買者亦有攬頭刨夫  
自赴蘇州去賣者將軍當堂過秤給票派員送至山  
海關驗票進關謂之二幫棧無票曰黑棧拏獲照例  
治罪吉林向無收取棧餘名目乾隆五十九年刨夫  
塌欠虧空庫項數十萬兩經

欽差大學士福康安等審明奏定餘棧一兩抽收號銀不得  
過二十兩彌補虧空謂之棧餘相沿至今遂爲定例  
除買補卧票額票之外盈餘銀兩抵充兵餉

吉林外紀八

關東人呼棧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  
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

色已巳庚午間足色者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  
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中者六七兩泡三兩若  
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  
形者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  
十二兩獻於

朝後絕不得

切邊  
紀畧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  
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  
肅慎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  
可得楛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勿吉室韋之

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鐵鏃或曰楛砮厯

代史傳言之娓娓今余所見直楛耳無有所謂鏃與

砮也

同上 滿洲源流考曰元賦輔之遼東志砮云

而楛實以爲楛木云云

蓋誤以石砮爲楛木也

吳江吳孝廉漢槎兆騫以順治十五年流寓古塔二

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

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

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棊子一枚乃碑礫所製又

云甯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甯府有斷碑尙

存書法如柳誠懸頗爲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



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池北偶談  
二十二

猗覺寮記辦楛矢石弩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

楛矢石弩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弩其地有山出石

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

兆騫自塞外攜來石弩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

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池北偶談  
二十六

蘑菇猴頭雞髀之外尚有數種然箇莫大於猴頭味

莫鮮於雞髀蘑菇離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

死謂余曰余甯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

何可得余竊笑之以爲所在皆有及余省覲東行乃

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

又甯古塔所無者

柳邊紀略

還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

原註

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每年十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

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卽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

朝廷遣大臣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

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

內務府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喜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同上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貂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插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

太平御覽

九百二十  
二引異苑

打牲獵戶稱爲破手虎稱爲老媽子熊稱爲黑瞎子此村民語也熊虎吉林諸山中皆有之虎嘯風從熊出爭闕山鳴谷應兕不可當破手潛放冷箭攫取先

斃其虎熊不知遁蓋虎靈而熊傻也熊亦入蟄或鑽  
土穴或藏空樹稱爲坐硎氣燄薰蒸霜雪中一望而  
知礮手知其在此硎擲柴塊於硎口熊以掌接入填塞  
硎門旁鑽小孔刺斃之頗不費力至野豬大者有六  
七百斤齒如象齒外出而又灣捲利逾鋒刃護領羣  
豕出山覓食虎狼不能犯且週身日靛松油厚有寸  
許名曰挂甲槍箭不能入礮手能以槍箭取中其七  
竅者始斃

吉林外  
紀八

吉林西至威遠堡邊門有外來回民每旬結本處窩  
竊者坐地分贖烏拉城西北一帶深密林中向有窩

竊地穴偷竊牛馬事主找認須以錢贖或因緝捕緊  
急盜牛不遠將牛束縛用利刀在牛膝以上挑開畫  
綫以通腹下卽放起以鐵鉤鈎其背繫於樹下牛負  
痛狂奔皮豁剝落賊語謂活脫衣鮮血淋漓牛仍奔  
回越日始斃最爲可慘將軍富俊二任吉林購綫緝  
獲毀其賊巢盡法懲辦盜賊慘竊之風遂息吉林外紀八  
耙犁用兩轅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許上穿二橫  
木或鋪板或擔木坐人拉運貨物皆可前轅上彎穿  
以繩套二馬服駕輕捷過於車若馳驛更換馬匹冰  
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並有作車棚於耙犁底

上設旁門套鹿皮圍謂之暖耙犁同上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獨木銳首尾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櫂若飛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原註

馬春夏放青秋冬始  
喂於家 柳邊紀略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絢柞可爲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

其葉裹糲大則名櫟爲薪而已

同上

吉林木有軟硬每年官處給票砍運修造船隻及八旗官兵蓋房燒柴承領票頭謂之木頭老鴉砍存過冬謂之打凍乘冰雪拉運及開河至江口謂之趕洋總由拉發河蛟河趕至拉發口登廠穿排入松花江到城江邊如桤木柞木紅紐勁子女兒木青岡柳等謂之硬木煉火成炭至沙松黃果松紫椴木榆木秋木楊木皆謂之軟木可作器具蓋房之用燒無火勁各隨木性利用咸宜

吉林外紀八

吉林爲產木之區家家柴薪堆積成垛不但蓋房所

用梁柱椽標炕沿窗櫺一切大小木植卽街道圍牆  
無不悉資板片嗣生齒日繁庶民雲集產木山場愈  
伐愈遠將軍富俊念及旗民日用柴價昂貴生計拮  
据前後奏請於營盤溝荒山子三道溝二台子及西  
南山坡等處開採煤窰以濟旗民炊爨價廉於柴

上物

以

同上





志餘補遺

亦虎達士元先名玳字温伯女直納鄰猛安也雖貴家刻苦爲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遊初受學於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詠爲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煙晚地接崑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濁芙蓉煙盡野塘幽

一作秋

花邊落

日明金勒雲裏清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

楚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潁江二月時淮陽  
東下息依依邱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  
國十年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歧卻羨春來雁  
亂逐東風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一作關東客子去遲遲

飄泊炎荒兩鬢絲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  
時春風草長淮陽路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  
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甚有唐人風致歸潛志三

烏林答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瀟灑美少  
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遊居淮陽日詣余家夜  
歸其室鈔寫諷詠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爲後母所制

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也遇交遊杯酒豪縱可喜  
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王辰陳陷  
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荆硯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  
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又賦古尺云昔  
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翻思昨夜雷霆怒  
只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  
空飛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

大成也

同上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宵女直進士也經歷清  
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爲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

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

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歸潛志五

吾古孫參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爲人謹厚泣官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徙入西域二年始歸爲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爲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

山以屬余余爲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間也

歸

志六

完顏參政速蘭字伯陽

案金史作完顏素蘭一名至翼字伯陽速素疑音相通

甯元年女直進士魁也泄官修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流輩頗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爲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益旋罷出爲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爲參知政事同紇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召還至陝被圍久之已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子善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

興東狩拜參知政事留守南京齷齪不能有爲崔立

之變見殺

同上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

金史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字仲德耶懶路人

文

直進士也爲人忠實有時望營帥秦鞏天興改元南

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

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參知政事

從徙蔡州進右丞間關險阻中盡心不懈蔡圍旣急

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

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

亡死君者惟仲德

同上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遊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固尤虎士烏林答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天興初提兵戍譙軍亂見殺

同上

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巖接援士流一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爲重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冷山行頌其德

歸潛志十

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爲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兒干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



誠不減古人也

山居新話

達魯河釣牛魚北方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北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冰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蹶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眎也魚之將至伺者以

告北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之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演繁露三

契丹王達魯河鈎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蓋彼中國賞花鈎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新鈎者卽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鬚長鱗硬頭有肥骨重百斤卽南方鱠魚也也鱠鱠同本草旣有鱣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鱣也若鱣魚正如牛頭通身無鱗旣有鱗而硬卽非鱣也馮道使虜詩曰曾

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  
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  
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同上  
十三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  
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修祭奠余  
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

也  
文昌雜  
錄六

趙相挺之使金方盛寒在殿上金主忽顛挺之耳傍  
然卽呼小胡指示之蓋闔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  
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而去其熱如火既

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烈缺  
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  
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  
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卽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  
狐溺調塗之亦效

老學庵  
筆記七

